



战友文艺丛书

民兵营长

解放军文艺社





民兵官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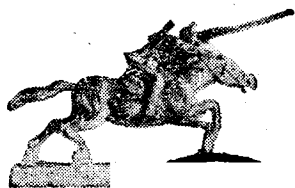
國光書局出版

战友文艺丛书

5

民兵营长

張 勤等著

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1962·北京

民兵营长

張 勳等著

*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北 京 旗 坛 寺 一 号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号

解 放 軍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北 京 阜 外 局 尾 沟 九 号

新 华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

各 地 新 华 書 店 經 售

*

开本787×1092耗 $\frac{1}{2}$ 印张2 $\frac{1}{2}$ 字数44,000字

1962年10月第一版

196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 定价(3)0.22元

出 版 說 明

《战友文艺丛书》的主要对象是：解放军官兵、转业复员军人、残废军人、民兵以及广大的青年读者。它根据形势的发展，及时选编一些能够配合当前重大政治任务的文艺作品，借以宣传我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，加强转业复员军人、残废军人、民兵等和部队的联系，也可以对广大社会青年进行保卫祖国的教育。这些作品，都是在书刊上发表过的，并尽量做到短小精悍和题材、形式的多样性。

此次选编的内容，有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回忆录，有控诉蒋匪血腥统治的短篇小说和歌剧，有反映我军战斗英雄事迹的散文，也有反映民兵斗争事迹的故事等。

《战友文艺丛书》是为了适应上述广大读者的需要而编辑出版的，但我们尚缺乏经验，希望出版之后，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，逐步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六二年八月

6-10/18
封面设计：孙翰春

目 次

民兵營長.....	張 勤	1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.....	鄭秉謙	16
八尺門.....	楊 旭 肖 彪	31
战火中的云雀.....	蔡其矯	51
夜渡.....	刘清河	68

民 兵 營 長

張 勤

我回到家里，剛換下濕衣服，坐了一會兒，就覺得身子很不舒服。母親說淋了生雨，趕快喝几口涼水就會好。我知道這是要不得的，沒有照辦。“那麼你早点困吧，到民兵營長的床上去，他只一個人。”她說着，就扶我走過一條長衙衙，進入一間不大的房里。

這房里的擺設非常簡單，看去倒顯得十分寬敞。西邊窗口放一張書桌，桌上有盞煤油燈。玻璃罩破了一小塊，是用紙糊住的。燈下，攤開一本很厚的書，看樣子很象是《毛澤東選集》。桌邊牆上，挂着一疊《湖南日報》。除了這一些以外，房里再也沒有更引人注目的東西了。

“營長什麼時候回來？”我問母親。

“他呀，還跟以前一樣！天光忙到黑，全不困覺，也有事做。你先困吧，回來我給他講一句就是。”

跟他睡在一起，是我了解民兵情況的一個好機會。我一則想等他回來一起聊聊；一則有點發燒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過去的許多故事，陡地象洪水一樣在我的腦海里泛

溢着……

土地改革那一年，他还只有十四岁。有一天，他折断
了打狗棍，撕碎了討米袋，把破窑碗子往石头上一砸，就
跟着十几个民兵跑到了地主王四爷的家里，不管三七二十
一，他扭着王四爷的耳朵，拖到地坯里，弯出一个膝拐
說：

“老爷，先給老子磕三个响头！”

这一天，他逢人就說：“今天我們穷人子总算吐了口
冤气！”压在他祖祖輩輩头上的一座封建大山被推倒了。
小張民生再也不会象爷爷和爸爸那样，被四老爷的地租逼
着去投井上吊了。这一天，他还砸烂了老爷家里的三斤重
的铁鎖，把虎毯、狐袍、金磚、銀洋等財宝都搜了出来，
担到农民协会的倉庫里。民兵組長选了一件女人穿的狐袍
給他說：

“民生伢子，拿回去給你媽穿。”

他接过来，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回衣堆里，一声不响
走远了。民兵組長追上他說：

“民生伢子，拿回去吧。这是分給你媽的一份。”

他听了，把梭鏢往地上一戳，瘦尖尖的臉腮，脹起了一
两个肉包，眼睛鼓得象牛眼睛，半天才冲出一句話：

“这都是穷人子的皮肉做的！”

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最后劝他揀了几件普通的
衣服。从此，他的屁股不需要再在外面歇凉了，他老母亲
也可以走出房門来了。

那时候，他一天到晚扛着一支梭镖。梭镖把柄上还吊着一束红缨子。每到一处地方停下来，他就像戏台上的小卒一样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握紧梭镖站着。他还常常立起眉毛，沉下脸子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地主、恶霸一见了，就低下头，立正不动。他照样要挥挥手，说：

“都给我老实守法，要不，看这个！”

不久，十五岁的张民生当上了民兵组长。斗争地主、恶霸，镇压反革命分子，都是他领头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他独自在守仓护粮。地主王四爷幽灵般的从屋檩上爬过来，手抱一把干草，还拿了一个火纸煤子。张民生眼明手快，一纵身就跳到那家伙身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梭镖撻下去，戳在地里拔也拔不出来。那家伙闪开身，双手箍住了他的腰，雪亮的小刀快插进他的胸口了。他没有慌手，就势兜腾一脚，把那家伙踢翻在地……

就这样，他获得了模范民兵的光荣称号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他成了光荣的青年团员……

忽然，一只大手背温柔地贴在我的额上，接着又是一个问候的声音：

“好点了吗？”

多么熟悉的声音啊！我立刻坐起来，病也好了许多似的。可是，他轻轻把我放倒，又拉被角盖好我上半截身子。这一切动作，跟我母亲的动作一样轻柔，一样细致。我抬头一看，正是张民生。四年多不见了，他长得比我还高，胖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。他双手叉腰站住，显得威

風凜凜，不減當年。他的兩個褲腿全濕了，一雙寬大的赤腳板，踩在踏凳上，似乎用推土機也推他不倒。這樣站住，睜了我好一陣，然後又換着雙手，抱住寬闊的胸脯說：

“老兄，你要回家來，先告訴我一聲多好！病輕一點了沒有？”

我點點頭，笑着躺下去。他脫掉上衣，掛到牆壁的鐵釘上。在屋中踱了幾步，又回到桌邊，把煤油燈挑亮了一點。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，他轉過臉來問我：

“摸夜路趕回來，沒走錯？”

“沒走錯！都一直爬到旗鼓爺上去了，害我多繞了好幾里路。”

“哈！慢說你出去四年多了，王小二隔一年半回來的時候，也是轉來轉去尋不到自己的家，叫我碰上了才把他帶到新屋里。你看家家變化得多快，到明年就更了不得了！”

他說話的時候，眼睛閃着光芒，打着有力的手勢，身子也有些搖擺。那一股喜勁，我真沒法兒形容。他一時走到我床邊，一時又坐下去。就象是心里有着一股滾燙的激情和說不完的話，都要在這一分鐘以內全部抖落出來。

“你還不睡覺？”我問。

“我待會兒困，你先閉上眼睛吧。”他說完，便坐下，不作聲了。

這時候，風從窗外吹進來，桌上有幾張紙飄落到地上，我的帳子角也被掀了起來。外面的雨瀝瀝拉拉地一直

沒有停过，沟坑里响起了嘩嘩的流水声。他換了一个方向，背对着窗口，头也不抬地一面看書，一面在筆記本上記些什么。我怕妨碍他的学习，翻身也不敢太重、太多。可床鋪在我翻身时还是吱嘎吱嘎的叫，使我非常不安。过了許久，他站起来，伸伸胳膊，踢踢腿，来到床边。我当他要睡了，就赶紧往里挪了挪，騰出外边一塊地方，說：

“对啦，夜这么深，你也早該休息了。”

“看这本书，任何时候也不会乏，越看越有勁气。”他坐在床沿上，接着又說：“老兄，你这次回来得真好！硬要請你指導指导我們。”

“我一窍不通，指導什么？”我知道他是个不說浮泛話的人，說話句句都是从心里掏出来的。他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，使我臉上更發燒了。

“你真講客气。这几天，我們正在学习、貫徹‘三八’作風，你在部队，不会不知道吧？我这个人墨水平（瓶）——低得很！今晚講了第一課，皮皮毛毛；明晚又有一課，現在得多准备准备。到时，你听我哪些地方講錯了，多給补充补充。”

我慢慢坐起来。老实說，这会兒我头痛得厉害。既然他这么誠摯地提出要求，我也不能推辞，好歹把自己肚里的东西都倒出来，或許对民兵营会有一絲半点好处。可是，我想了好一陣，还是不知道从哪里說起。他眼也不眨地注視着我，象是要从我身上找到什么希望。憋了半天，我才說了句人人皆知的“大实话”：

“民兵并不完全要和正规部队强求一致，須要注意的是，在生产斗争中，多發揮它的突击作用……”

“对呀，老兄！自从民兵营成立以来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，上级总是交给我们。我们呢，說一不二！党叫上刀山我们上，党叫下火海我们下，越困难，我们越有劲——我对你說，后天又有一个紧急任务呢！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到三角寨去抬桁料，你还没見我们正在盖居民点吧？都是平瓦房，一栋一栋的，玻璃窗，白粉墙，跟城里的房子一样！可是，一百二十根桁料还在三角寨，大队叫我们一天把它搞回来，我正在研究呢！”

“一天？”

“就是一天。我們已經接受了任务。立竿見影嘛！在完成这个任务当中，也好讓上级檢查 檢查 我們，看‘三八’作风貫徹得怎样。”

我知道三角寨离这里有四十多里，全是难走的盘山路。这项任务，确实是不寻常的。但听他一說，我也增加了勇气。我想起平时在战术演习中夺取山头的事，便对他說：

“我告訴你个办法，看行不行？后天，給他半夜来个紧急集合，宣布命令：拂曉以前，坚决攻下三角寨！你們或者用急行軍，或者强行軍。我估計是可以松松緩緩完成任务的。”

他沉思地点点头，站起来說：“好！这方法好！我們

順便也搞了战备演習。你再把具体的做法教教我吧。”

按照学过的，我全部告訴他了。我又要求說：“后天，希望你准許我参加。”

“更好！更好！你来指揮这次‘战斗’吧。”

談話中，他准是听出我的声气很不正常，时时刻刻用手背来試探我的額角。这一回他剛接触，就“啲”地叫起来：

“看，象塊烙鉄，手都挨不得！你莫講話了，困吧！”說着，他給我把被盖往紧里掖了掖，拔腿就往外面走。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給你到衛生所要点藥来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，只听房門吱的一声，他一脚就跨出去了。

我的腦子在嗡嗡發响。房里突然靜了下来，只見煤油灯的亮光搖搖曳曳，窗外却是一片漆黑，滿壠暴風雨的声音越發大了。我往床沿一靠，几滴泪珠一下迸了出来。四年以前，我应征入伍的头一天晚上的情景，又清晰地浮現在眼前……

我只比他小两岁。那时，他是民兵小队長兼党小組長。他本来和我一起报了名。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，而老母亲也只有他这么一粒独苗苗兒，所以上級沒有批准他去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悄悄地到我家里来了。那时候，三星正高，已是半夜时分，連我母亲都睡去了。

“好吧，你上部队，我留在家，反正都是为了一个目的。”他坐在我床沿上說。从声調上听来，他心里是很

愉快的。我知道，他虽然舍不得和我分手，但是又觉得自己有这样一种责任：鼓励我勇敢地踏上征途，不要留恋家庭。他完全看透了我那不平静的心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激动地说着：

“还是去吧！你是我们队里的好同志。到部队上我相信你是落不了后的。我们就是应该把好同志送上部队嘛！”

我点点头，把他的話記在心里。

“希望你在部队里好好锻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争取入党。你最大的毛病，就是警惕性差一点。这可不行啊！眼前，阶级斗争还很尖锐，在部队里你要是闭上眼睛，更会吃大亏！”他严肃地看着我，象是给我时间咀嚼他的话。接着又说：“土地改革那会儿，地主王四爷烧粮仓是你知道的，这且不說；抗美援朝的时候，蒋介石的飞机把特务空降在三角寨；合作化初期，富农权三老倌暗杀我们的牛，黑心使我们办不成合作社！前一向……”

“你不要讲了。”我截断他的话。提起前一向的事，我心里就象针扎一样。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大的过错。那一次，要是他在放哨的话，害牛的坏蛋一定逃不掉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：以后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！

这天晚上，与其說他来送行，倒不如說給我上課合适。鸡叫了第二遍，他要走了，我说：“你在这里睡了吧，只有最后几小时了。”

“我真愿意和你谈到天明！跟你分手，谁不难过？”

可是，一夜不到外面去看一看，查一查，我就放不了心。还是讓我出去一趟吧。明早赶得及，我一定送你。”

他走了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。他的话，占据了我的整个心。是呀，再过几天，初级社就要轉高级社了，敌人怎么会甘心呢？我們社里就只有那一头得力牛，敌人已經三番五次在它身上打主意了。不过，既然有他出去巡查，該不会出事吧。想到这里，我稍微寬了一点心。天快亮了，我才恍恍惚惚合上了眼睛。

一陣啜啜的鑼声，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。这时太阳剛剛出山，乡政府的地坪里，却集合了很多入。“怎么这么早就来欢送我們呢？”我暗暗納悶兒，草草收拾好东西就往外跑。挤进人群里，我不禁發愣了。他站在台阶上，一手牵着牛繩，持着白亮的小尖刀，一手拖着富农权三老信的大兒子。牛好好的，搖着尾巴，昂着头，好奇地看着人們。可是，他的手臂上却淨是鮮血！我明白到底發生怎末一回事兒了。

台阶下面，群众圍得严絲合縫的，中間全是地主、坏分子和社会渣滓。他們低着头，不吭气。張民生威風凜凜地站在那里的姿勢，跟他在土改时候斗争地主恶霸一模一样。他立起眉毛，双眼圓睜，揮着拳头，大声喊道：

“如今天下是誰的天下，你們曉得不？你們統統給我光起眼睛好好看看，人民鉄打的江山万万年！誰要是不規矩矩，不老实实在，咔嚓一下，我們就給他这个下場，都看上面！”他咬着牙齿，把权三老信的大崽提起来，并

用尖刀比划比划，又补充說：“印把子在我們手里，槍把子也在我們手里！你們誰敢搗蛋，就这么办！”

他講完了，叫我們集合好队伍，又对所有的群众說：

“同志們，你們都看清了！权三老信死心蹋地要害死我們的牛！昨天晚上，他以为十几个民兵要參軍去，就沒有人守夜了。所以指使他崽摸到牛栏里來！大家好好記住这笔賬吧，別睡大覺！”……

想起这件事，我的眼睛擦得更亮了。在我的記憶里，他是一个多么慍悍剛毅的鉄汉子！可是，現在却变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。象个格外細心的女护士，又象一个特別用功的小学生。

房門吱的一声，輕手輕脚地闖进来一个人。是他！是营長回来了。他渾身淋得透湿，不由得打了个冷噤，随即端来一碗开水，走到我的床前。又从貼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紙包，把两粒小白鈕扣似的藥片，擱到我的嘴里說：

“先吃两片，半夜过后再吃两片。不要紧。”

我捧着水，激动得兩手發抖。

“快喝吧！”他看出了我的心情，接着說：“現在条件可好了，衛生院就在山那边，半夜叫門半夜开。”

吃了藥以后，我漸漸觉得头脑清醒一些。他将桌上的东西稍稍收拾了一下，把灯光捻細，又走来床边。这一回，他肯定要睡了，我干脆喊也不喊他。可是，他却对我說：

“你先睡吧，我还要到外面去看看。”

“剛回来，又要看什么？”

“今晚上雨下得太多，河里一定漲水了。”

“浸不着禾苗吧？”

“禾苗倒是浸不着，可魚池子都在河边呢！”

“就你一个人去嗎？”

“你不了解：今晚上靠得实有好多人也象我一样睡不着。一人巡一方，我离池子最近，不去看看还行？六百多万尾魚苗都在里面。这是全社的大家务，只要哪个黑心鬼在堤上挖个小口，魚苗就会跑得干干净净！”

我两眼睜得大大的，看着他披上蓑衣，看着他戴上斗笠，看着他拿起闊口鋤头，看着他走向漆黑的門外，只恨他不讓我跟去。

我下了床，头發沉，脚下軟綿綿的。扶着牆壁，扶着春凳，好不容易摸到門口。田壠里，象个大墨水缸。地坪边上的南瓜藤架，被風雨压倒了。老秧田里的水，从高壩上傾泻下来，象一塊小瀑布。突然噼啪一声，屋側那棵老枫树被电破开了。我摸摸自己身上，衣服十分潮湿。原来雨柱一直是橫飘过来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見前面影影綽綽有一团小亮光，时隱时現。光是由近及远，后又轉了回来。往左一插，就看不見了。接着，远处也閃动着象螢火虫似的几点亮光。这大概就是营長說的，还有其他人也在操心。

我冒着雨，一脚深、一脚淺地向河边走去。当大伙兒在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操劳的时候，我能够袖手旁觀嗎？还没有跨出三步，我就覺得眼前金星乱豎，站立不稳。这